

徐复观全集

国族无穷愿无极
江山辽阔立多时

九州出版社

两汉思想史

(二)

徐复观全集

两汉思想史

(二)

九州出版社

自序

我在一九七二年三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了《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①是作为计划中的《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而写的，所以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此处所汇印的七篇专论，便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二。因为我要继续写下去，预定还有卷三、卷四的印行。

我曾指出过，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一般人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在精神、面貌、气象、规模上，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

^① 此书增加了两篇重要文章后，于一九七四年五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台湾版。

我以流离琐尾的余年，治举世禁忌不为之旧学，也有一番用心所在。

这几年来，颇有好学之士，向我问到治思想史的方法。在这里特郑重说一句：我所用的，乃是一种笨方法。十年以前，我把阅过的有关典籍，加以注记，先后由几位东海大学毕业的同学为我摘抄了约四十多万字，其中有关两汉的约十多万字。等到我要正式拿起笔来时，发现这些摘抄的材料，并不能构成写论文的基础。于是又把原典拿到手上，再三反复；并尽可能地追寻有关的材料，这样才慢慢地形成观点，建立纲维；有的观点、纲维，偶得之于午夜梦回，在床上穷思苦索之际。即使是如此，也只能说我的文章，在治学的途辙上，稍尽了点披荆斩棘之劳，断乎不敢说没有犯下错误。李唐有自咏其画之句谓“看之容易作之难”。二十多年来，才渐渐识得一个“难”字。

只有在发展的观点中，才能把握到一个思想得以形成的线索。只有在比较的观点中，才能把握到一种思想得以存在的特性。而发展比较两观点的运用，都有赖于分析与综合的工力。我的这种工力虽然不敢说完全成熟，但每写一文时，总是全力以赴，以期能充分运用发展与比较的观点。这可能是我向读者所提供的一点贡献。

这七篇文章，都是作为独立性的论文来写的，所以重复甚至论点不大一致的地方，在所难免。这只有期待全书写成后，作一次总的调整。几十年来，把王充的分量过分夸张了。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使他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这种揭破的工作中，应当引起研究者乃至读者自身对感情与理智的反省。就东汉思想而言，王充的代表性不大。所以我把西汉还有几篇文章

写完后，便接着写东汉的一群思想家。

此书曾经香港中文大学印行。这里增加了两篇文章，并订正若干内容，恢复被中文大学出刊组删去的侧线，由学生书局的朋友，印行增订版，实感厚意。又本书订正部分，多得力于友人刘殿爵教授的教示，感佩难忘。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浣水徐复观序于九龙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1
一、《吕氏春秋》内容之检别.....	1
二、邹衍学派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5
三、从《夏小正》到十二纪纪首.....	12
四、十二纪纪首的构造.....	17
五、明堂的问题.....	22
六、十二纪纪首中的政令与思想的分配.....	31
七、《吕氏春秋》中的天人思想.....	40
八、《吕氏春秋》政治思想之一端.....	48
九、《吕氏春秋》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	52
十、《吕氏春秋》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60
十一、十二纪纪首是古代天的观念演变的结果.....	72
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	78
一、刘邦统治集团中的文化问题.....	78
二、《新语》的问题.....	82
三、五经六艺的真实意义.....	87

四、秦亡的教训及儒道结合等问题	92
五、陆贾启蒙的影响	96
贾谊思想的再发现	99
一、时代背景及《贾谊传》	100
二、《新书》的问题	102
三、贾谊的思想领域	109
四、贾谊由秦所得的历史教训（附贾山）	114
五、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	120
六、政治思想中礼的思想的突出	128
七、贾谊的哲学思想	142
《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	159
一、问题的起点	159
二、时代背景	162
三、思想的分野	173
四、道家的天、人、性、命	193
五、精、神、精神、心	215
六、道家政治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及思想上的融会贯通	227
七、由儒家所作的全书的总结——《泰族训》的研究	246
八、结论	266
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	
——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	268
一、董氏思想与大一统专制政治之成熟	268
二、董仲舒的生平、人格及社会性	271
三、董氏的著作及《春秋繁露》成立的情形	280
四、《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	286

五、董氏的《春秋》学之一	291
六、董氏的《春秋》学之二	310
七、董氏《春秋》学之三	333
八、董氏的天之哲学之一	344
九、董氏的天之哲学之二——方法问题	361
十、董氏的天之哲学之三——天人关系	365
十一、天与政治	385
十二、余论——《贤良三策》	392
扬雄论究	400
一、《汉书·扬雄传》及其若干问题	400
二、扬雄的时代	414
三、扬雄的人生形态	421
四、扬雄的辞赋	427
五、扬雄的《太玄》	435
六、扬雄的《法言》	461
七、扬雄的政治思想	500
王充论考	513
一、引言	513
二、《后汉书·王充列传》中的问题	514
三、王充的遭遇与思想的关连	525
四、王充学术思想的特点	532
五、王充在学问上的目的	541
六、王充的理解能力问题	543
七、王充所运用的方法问题	547
八、王充疾虚妄的效率问题	552

九、王充的天道观.....	558
十、牵涉到的科学与迷信的问题.....	570
十一、王充的命运观.....	574
十二、王充的人性论.....	582

《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一、《吕氏春秋》内容之检别

一般地说，经学是两汉学术的骨干，也是支持、规整两汉政治的精神力量。但两汉人士，许多是在《吕氏春秋》影响之下下来把握经学，把《吕氏春秋》对政治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即视为经学所发生的影响；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性，这点却被人忽略了。所以为了打开探索两汉学术思想特性之门户，便应先从《吕氏春秋》所及于两汉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开始。当然，两汉思想，除儒家以外，还有其他思想的重大影响。例如道家思想，在四百年中，一直是一支巨流。而《管子》一书，对西汉前期的影响也相当巨大，其中有的便成篇于汉初。法家对两汉也一直保持一个有力的传承的系统。但第一，道法各家的影响，是界域分明，因而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影响；不是像《吕氏春秋》那样，以渗透融合之力，发生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影响。第二，各家的影响，都是系统分明，言者不讳，易为人所把握。但司马迁、刘向们，虽然都很重视吕不韦，可是在一般反秦风气之下，大家都讳其思想之所自出，故这样大的影响，却无人公开加以承认，所以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研究。

《吕氏春秋》，是对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大综合。我约略统计一下，引《诗》者十五，引逸《诗》者一。引《书》者十，其中称《书》者一，称《商书》者二，称《仲虺》者一，称《洪范》者二，称《周书》者三，称《书》而不明所出者一。引《商箴》、《周箴》者各一，引《易》者四，述《春秋》者一。与政治有关之礼，则皆组入十二纪中。《仲夏纪》、《季夏纪》言音乐，多与《礼记》中之《乐记》相通。引《论语》者一，引《孝经》者一。在诸子百家方面，《吕氏春秋》全书，系统合儒、道、墨、阴阳四家思想而成；因含有反对秦国当时所行法家之治的深刻意味，故一字不提法家外，其余被它个别提到的，孔子者二十四，墨子者六，孔、墨并称者八，又多次提到孔、墨的许多弟子。提到老子者四，孔、老并称者一。提到庄子者二，列子者二，詹何者三，子华子者五，田骈者二，尹文、慎子、田子方、管子者各一。提到出于邹衍之后，与邹衍系统有密切关连之黄帝者十一。提到邓析者一，惠施者六，公孙龙者四，提到白圭者三，提到农家的神农、后稷者各二。里面还有采用了他人的思想而未出其名者更多，有如孟子、荀子即其一例。而我这里举出的姓名和数字，只是粗略的统计，必有不少遗漏的，但即此已可推见其内容的宏富。

由上面简单的陈述，可以了解《吕氏春秋》，应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作重新发现性的研究。例如其中包含大量的古代史料，便值得与同一史料但分见于先后或同时的各种典籍的，作一番比较性的研究。至于站在思想史的立场，应当把各种有关资料作比较而精密的处理，更不待说。同时，在一篇论文里，几乎不能包括每一重要角度的观点，也是非常明白的。本论文的目的，是站

在吕氏门客的立场，来检别出其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由此以讨论它所给予两汉学术及政治上的影响。我所以用“检别”两个字，因为即使识力卓绝的司马迁，他所把握的《吕氏春秋》的重点，或者说是骨干，可能便与吕氏门客们自己衡定的，并不相符。这里应顺便提破一点，构成内容骨干部分的，在今日看来，不一定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按史公所重者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先八览、六论而后十二纪。在《答任安书》中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很明显地是以八览概括全书。然史公所见，与吕不韦自身之所期，颇有出入。《吕氏春秋》有《序意》一篇，不缀于全书之后，而缀于十二纪之末；且自名其书为“春秋”，正系综括十二纪以立名；则在吕氏及其门客的心目中，此书的骨干，是十二纪而不是八览、

六论，至为明显。《序意》^①说：

维秦八年，^②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上面一段话，正概括了十二纪的内容；而其著十二纪之目的，乃以秦将统一天下，而预为其建立政治上之最高原则。其十二纪所不能尽，或尚须加以发明补充者，乃为八览、六论以尽其意。八览之八，我以为殆指的是八方。有《始览》中之所谓“九野”，除中央外，实已举八方以为言；所谓“八风”，实指八方之风。则八览云者，乃极八方之观览。六论之六，我以为殆指的是六合。《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则六论者，乃穷极六合之论。八览、六论的性格，正如史公之所谓“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不仅吕氏的主要用心并不在此，并且因为他们太喜爱数字上整齐的形式，于是全书都有分其所不必分，重其所不必

① 按《序意》一篇，颇有脱误。篇末引豫让、青荇之故事，就其性质言，疑本属《诚廉》篇，而误入此处。

② 按始皇八年，乃此书初次定稿之年。实则吕氏迁蜀，死于十二年，其后，秦政尚使人继续做整理工作。《孟冬纪·安死》篇“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已亡矣，其皆故国矣”，这分明是秦政二十六年灭六国以后的口气。又秦并天下，以十月为岁首；而十二纪中之九月有“来岁授朔”之语，此亦为秦并天下以后所增入的。

重，以牵就整齐的数字形式。全书到了六论，在内容上似乎有蹶竭之感。

今人杨树达，著有《读吕氏春秋记》。其中颇多精义。但他在《读吕氏春秋书后》一文中谓：“古人著书，自序必殿居全书之末，何以吕氏书不尔？及读《史记》，而后知今本《吕氏春秋》经后人易置其次，非吕氏书之旧也。请以五证明之。”杨氏长于训诂而不谙于思想，不能把握当时吕氏及其门客思想之骨干及其渊源，故其所举五证，皆不足置辩。

二、邹衍学派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十二纪是综贯天地人以建立政治的最高原则，这表现了他们很大的野心。要对此作一确切的了解，应当自邹衍的思想说起；因为十二纪的成立，是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结果。

（一）有关邹衍的若干考查

有关邹衍最可靠的纪录，还只有《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材料。因为邹衍在西汉是一种显学，所以史公在《孟荀列传》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写他的生平与思想。《孟荀列传》：

齐有三驺（与邹同）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檄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按上面所说的“在孟子前”，“在孟子后”，是史公有意以孟子作时间的定位。我们考查邹衍的生平，应以此为准。《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第为上大夫。”这都是泛叙，没有各人时间先后的严格意味。《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按此事史公系采自《战国策·燕策》，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七，《大戴记·保傅》第四十八，《新书》卷十《胎教杂事》等。则邹衍在燕昭王初年到了燕国，是无可疑的。试以此一故事为中心，而将其他故事加以连缀，则据《史记·六国年表》，邹忌于西纪前三五八年（周显王十一年）以琴见齐威王；下距孟子游齐，早二十四年，故可谓“先孟子”。孟子于西纪前三二〇年（周慎靓王元年）游梁，梁惠王称之曰“叟”，假定此时为五十余岁。若此时邹衍三十多岁，亦可以与孟子相先后游梁，在年岁上可称为“后孟子”。孟子于西纪前三一八年由梁至齐，^①邹衍本齐人，亦可能由梁返齐，为齐宣王之客。燕昭王嗣位于西纪前三一一年（周赧王四年），若邹衍于燕昭王即位后之两三年内由齐来燕，则他此时约四十余岁。赵胜于西纪前二九八年封平原君，邹衍此时约五十余岁或六十岁左右；他参与燕昭王谋伐齐之策，而出外奔走，则

①《史记·孟荀列传》以为孟子先游齐，次游梁。赵岐《孟子注》及《风俗通·穷通》篇并从之。《资治通鉴》则先梁后齐。顾炎武《日知录》、王懋竑《白田草堂集》，任兆麟《孟子考》、江慎修《群经补义》、黄式三《周季编略》诸书，皆详加论列，以为系先梁后齐，今从之。所记孟子游梁年岁，则从梁惠王后十五年之说。

他有“适赵”或“过赵”之可能。刘向《别录》所载邹衍破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陈义得当，为后人所不及知，故甚为可信。且平原君以公子的身份而好客，不必始于封平原君之后；史家惯例，常以某人最后之爵位称其人之一生。公孙龙本为赵人，平原君对他的“厚待”，乃因其坚白异同之论，与邯郸解围后他劝平原君勿请封之事无关。则邹衍过赵，亦可在赵胜封平原君之前。乐毅于西纪前二八四年（赧王三十一年）伐齐入临淄，邹衍此时约七十岁左右。他的生平，应以此为准；《御览》十四引《淮南子》“邹衍事燕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四月，天为之下霜”；这种传说，恐不太可信了。总结地说，他的活动，应开始于西纪前三二〇年前后；西纪前三一八、三一九年左右，返齐为齐宣王的稷下大夫；到了西纪前三一一年以后入燕。他在齐国约住了十年，他的“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①应即完成于此时，这是他倾动当时王侯的资本。史公说“如燕，昭王……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是《主运》乃入燕以后所作，不同于入燕以前所作的《终始》、《大圣》之篇。所以他大事著书的时代，乃在西纪前三一八、三一九到三〇八、三〇九年的时代；此时的年龄作合理的推测，当在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他应生于西纪前三五六、三五七年，而死于燕伐齐前后，得年当在六十几岁到七十岁之间。

吕不韦相秦，在西纪前二四九年（秦庄襄王元年）；他招集宾客，从事著书，应当始于此年；上距邹衍之死，约四十年左右。据《史记·孟荀列传》：“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

^①《史记·孟荀列传》。

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邹奭）也文具（按文饰其言而更加详尽）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可知邹奭在邹衍之后，他继承邹衍之说，而更有所发挥。又《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段话里面说，始皇因齐人奏之而始采用邹衍五德之说，殊未必然，因为应当是通过合著《吕氏春秋》的吕氏门客而采用其说。燕、齐海上方士所传的，亦系邹说的更加傅会；但由此亦可知邹衍生前死后，其说系不断地在发展传播。^①而《吕氏春秋》十二纪，正是直承其发展而加以组织化、具体化的。

（二）从邹衍到《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早亡。《史记·孟荀列传》述其思想之内容如下：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

① 我在《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一文中曾谓“邹衍之说，除引起了一部分统治者的兴趣之外，没有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兴趣”（见拙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页五七五。）的说法，应加以修正。（编者注：《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一文现收入《全集》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见页六三。）